常勝將軍

劉安祺傳奇

(上)

●王培堯(前國防研究院講座)

畢業黃埔軍校三期

陸軍一級上將劉安祺(一九〇三—一九九五)於民國八十四年初秋病逝台北，高齡九十三，福壽全歸。

劉安祺總領師于垂四十年，戰功彪炳，功在國家。身歷東征、北伐、抗日、保衛自由中國金馬台澎諸戰役，他最重要的事功在於一九四八年(卅七年)擔任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兼行政長，東北戰役，青島撤退，掩護政府廣州轉進，來台後出任中部防衛區司令，澎防部司令，創建預訓制度，八二三砲戰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，對於鞏固金馬台澎，建有殊勳。民國五十年升任陸軍總司令，再調任三軍大學校長，國防研究院副主任(主任張其鈞)，總統府戰略顧問及中央信託局理事主席。

劉安祺字壽如，山東嶧縣人，民前九年(一九〇三)出生在嶧縣故鄉，受過基礎教育後，於民國十三年十二月，廿一歲時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，為步兵科的學生。當時黃

埔軍校處境惡劣，北洋軍閥混戰於華中、華北，反革命武力環伺廣東黃埔島四周，學校經費短絀，下月伙食前一個月都籌措不到。籌款事務全靠黨代表廖仲愷，向僑胞、海外

企業家及廣州地方政府同情國民黨的官員伸援手，軍校官生生活清苦，當年學校如果沒有廖仲愷，簡直就撐不下去。

劉安祺在校時，校長是蔣中正，教育長王柏齡少將，總教官何應欽，軍事教官都出身保定軍校或日本士官，政治教官也是一時之選，全國著名的人物有：廖仲愷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譚代英、高語罕、鄧演達等，譚代英、高語罕、鄧演達等人為共產黨，不過當時並未暴露身分。那時受青年學生劉安祺敬仰的人物是校長蔣中正、黨代表廖仲愷和入伍生連長王根僧中校。陳果夫、立夫兄弟，也在黃埔軍校，僅是機要秘書工作，並不引人注意。學生總隊長嚴重(字立三)也最受劉安祺敬佩，嚴重是保定軍校畢業，與王柏齡、鄧演達同列黃埔三傑。嚴重是位傑出的將軍，自奉儉約，與學生同吃同住，帶學

生如兄弟，可惜後來跟鄧演達一樣，同情共產黨，以致分道揚鑒。

雨衣中彈死裡逃生

劉安祺在黃埔的時候，全部生活就是讀書，戰鬥、磨練；第一線是戰場，後面八百公尺就是上課的地方，所以第三期的戰技訓練，是真刀真槍磨練出來的。在黃埔軍校一年，劉安祺參加了兩次東征，首次是於民國十四年討伐軍閥楊希閔、劉震寰，當時楊、劉都是軍長，黃埔學生在黃埔島搭民船過海由獵德石牌登陸，遭楊、劉的機關槍掃射。學生軍連隊的槍械不足，沒有機槍，僅有七九步槍，全憑血肉之軀拚命，對抗楊、劉。由於裝備太差，學生連死傷慘重，劉安祺身穿的雨衣也中了兩彈，生死一線之間，幸未受傷。星相預言家說他長相厚重篤實，會逢兇化吉，給他很大的鼓勵。當時黃埔軍校學生軍士氣高昂，矢志要拿下廣州，拚死衝鋒，僅半天的戰鬥，即於中午十二時攻下廣州，把敵軍解決了。

第二次東征是對付陳炯明，雙方軍力裝備約略相等，學生軍賴蘇俄顧問協助，配備有馬克沁機槍和七六二步槍，東江一戰，底定戰局，陳炯明垮台，學生軍回到黃埔就舉行畢業典禮了。

劉安祺畢業後派到教導師當見習排長，受盡老官、老兵的窩囊氣，爲了爭口氣，他常在別人睡覺的時候，練習操槍，臥倒等軍事動作，預習在白帶兵操練時的示範動作，務必合乎標準，免得被人輕視。兩個半月後，劉安祺被派去當機槍連長，他一再懇求先當排長，獲得長官允准後，他挑燈夜練，練好拆解裝填等基本要領，準備好操作動作和射擊程序，翌日才敢擺開陣勢向官兵示範。

蔣中正最親近學生

劉安祺於民國十四年一月十四日在黃埔加入中國國民黨，介紹人是孫樹成和王根僧，孫樹成是黃埔一期畢業，先當區隊長，後當隊長。當時黃埔遵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，即「聯俄、容共、扶助農工」，學生分爲兩派，一派是青年軍人聯合會，一派是孫文主義學會，劉安祺屬孫文主義學會，青年軍人聯合會傾向共產黨，孫文主義學會是國民黨的大本營，國共鬥爭在當年就展開了。在軍校任職的俄國教官，多教軍事課，有幾個教授政治課，他們在上課時要經過翻譯。

校長蔣中正和學生非常親近，經常和學

生接觸，個別談話或集體召見，晚上會親到學生寢室好幾次，爲學生蓋被子，因此黃埔學生特別崇拜校長，劉安祺便是最忠實愛戴蔣校長的學生之一，他下部隊帶兵矢勤矢勇，竭盡忠誠，戰勝敵寇，不願丟校長的人。

外界傳說蔣中正當時注重扶植黃埔學生，是因當時何應欽輕視黃埔學生只重視日本士官及貴州同鄉，保定八期出身的陳誠只肯重用和他保定八期畢業的同期同學，兩人似在培植自己的勢力，也許何、陳心裡沒有此念頭，但蔣中正爲了平衡何、陳的勢力，只好培植黃埔學生。

識見超卓大智若愚

劉安祺認爲蔣中正用人沒有私心，出身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，都曾獲得重用，信任之專，無人能比。孫立人是劉安祺多年的長官，民國二十年劉安祺當警衛團團長，孫立人是蔣中正委員長侍衛總隊副總隊長。抗戰時孫立人任新卅八師師長，在緬北一戰成名。抗戰勝利後被派來台練兵，又升任台灣防衛總司令，陸軍總司令。孫立人對蔣中正十分崇拜，沒有叛志，人皆知之。但孫立人練兵時，自視甚高，罵政工、罵陳誠，罵蔣經國。所辦的第四軍訓練班，學員的臂章，帽徽也用新的。招致他人作爲攻擊的口實，後來孫立人受到處分，實在是咎由自取。

劉安祺常說：孫立人沒有張學良的風度

，有一次他應張學良張少帥之邀到張府吃飯，張氏絕口不提西安事變，如有人提及，他只說：「我是罪人，我盲動。」始終沒有怨言，修養之高，令人折服。當時九十歲的張學良，對蔣經國推崇備至，在提到李登輝時說：「李登輝看起來平平穩穩，但將來會是很厲害的。」証諸今日，劉安祺轉述張學良的話不無道理。

赴東北辦理訓練團

追隨孫立人十多年，劉安祺一直是孫立人得力的部屬，抗戰勝利前夕，劉安祺升任青年軍師長，又升第十軍軍長，不久勝利還都，青年軍復員。

劉安祺由蔣中正派往東北出任中央訓練團東北分團主任，當時東北才剛收復，大批共軍佔據長春、安東、遼北、四平街一帶，到處攻擊國軍，熊式輝被派爲東北行轅主任，杜聿明、孫立人是副主任，負責軍務工作。

劉安祺奉令代表中央訓練東北軍政幹部，當時熊式輝，杜聿明兩人各辦有行政幹部訓練班，各自爲政，互不隸屬。劉安祺爲了應付熊式輝、杜聿明兩「大」，花了不少腦筋，尊崇熊式輝，拉攏杜聿明，才把兩人擺平，組成統一的訓練團，並請東北抗日耆宿馬占山、萬福麟、張作相等人做指導委員，把東北訓練團辦得有聲有色，很有成效，可惜東北局勢逆轉，只好停辦。

在東北辦訓練團時，劉安祺認為重新訓練幹部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把東北講武堂的學生（即偽軍、偽滿幹部），整編訓練，使成地方勁旅。劉安祺據此上了一道報告，可惜熊式輝不重視，中央也無下文，以致東北地方數十萬人在一夕之間投共，使林彪勢力一夜之間大幅擴張。東北變色後，他認為勝利之初，如能在東北大膽起用馬占山，張作相或張學良，局面將大大的不同。

東北剿共後期，四平街戰役後，劉安祺被派擔任帶兵工作，率七十一軍和新一軍去支援瀋陽，當時氣候嚴寒，在零下四十二度左右，冰雪載道，寸步難行，上了戰陣連槍機都拉不開，雙方沒法打仗，士兵凍死的比陣亡的多。他奉到命令，只有拚命向前，不久挺進到鐵嶺一帶，但林彪的主力已進攻到瀋陽，機動力甚強。不久林彪又回軍到巨流河，新民、彰武、通化一帶。守衛新民的四十九軍，軍長王鐵漢，東北人，已吃足苦頭，當劉安祺率軍抵新民解圍時，王鐵漢已是兩眼發赤，疲憊不堪，原來他已有多個日夜，因軍情吃緊未能入睡。劉安祺接防後，與林彪周旋了十多天，奉令撤回巨流河整補。

在部隊整補時，劉安祺突接蔣中正主席的命令，催促他回濟南接替山東省主席王耀武的職務，他知道濟南危急，朝不保夕，堅持不肯。蔣中正很生氣，他仍不屈服，這是他首次頂撞老校長。

不久，蔣中正改派他到青島出任第十一

級靖區司令官，這時東北局勢吃緊，鐵路公路被節節破壞，營口被封鎖，部隊帶不出來，他只好率領數十位重要的幕僚，離瀋陽赴青島就職。

一生從未打過敗仗

有一次，立法委員臧元駿說劉安祺一生沒打過敗仗，又說他命相都好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，劉安祺坦承對共軍作戰他沒吃過敗仗，他覺得共軍沒什麼可怕，只要死拚，共軍必退。他打仗的口號是「不打沒有把握的仗」，所以每次對付共軍，他都有周詳的評估和策劃，一切戰況皆在掌握之中，當然不會失敗。而大陸的所以失敗，是力量分散，把守的地面太大，如同用手掌打拳頭，怎能打得贏。

民國卅七年底，華北變色，青島頓成孤島，華北地區許多黨政軍人員和很多流亡青年學生湧入青島，再加上戍守的部隊數十萬人，都需要張羅吃住。

劉安祺東挪西湊，才算把衆多人馬的嘴巴安頓下來。然而更重要的工作，卻是對付共軍。這時，共軍已三面圍住青島，只有海路暢通。在劉安祺的想法中，首先要向共軍展示戰力，表現出能戰敢戰的姿態，逼使共軍不敢輕舉妄動。他判斷共軍已認為青島已是他們的囊中之物，於是他出其不意，出兵攻下馬山、城陽和膠縣，把許世友的渤海支隊擊潰。攻下膠縣後，即派遣第卅六師左旅

佔領薛家島，取得制高點，這個地方不拿下來，根本無法撤退，稍為長程的炮即可射到港口。

鞏固防線後，劉安祺開始遣送人員赴台，先把著名的學者、教授、知識份子送走，再送走一批優秀的青年學生一千多人，這些學生後來有些成了名教授，名學人，如于宗光、王尊才、孫震、朱炎、李雲漢等人都是。還有閻錫山的若干部屬，許多立委，國代、監委、連抗日名將石覺、陳嘉尚都是劉安祺安排自青島出來的。

據說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原本化裝逃往青島，因中途上廁所要人遞草紙被識破成了俘虜，否則也要勞動劉安祺。還有中央銀行青島分行的許多庫存黃金、白銀，和中央公司庫存的棉紡，也都被運了出來，這些棉紗、金銀，後來都在穩定台灣大局，安定台灣經濟，發揮了相當大的潛力。（未完待續）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

訂閱中外雜誌、購買合計本及中外文庫、中外叢書，請撥電話五〇八四二〇六，五〇六五三一，即可收到書刊。